

网络圈层视域下青年价值引领困境及对策

何荣煜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5日

摘要

数智时代, 智能算法深度嵌入青年生活, 催生了以兴趣和情感为纽带的网络圈层, 使青年栖居其中成为常态。算法场域中的网络圈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有其独特的形成机理: 现实的社会分层是网络圈层形成的社会根源; 网络平台中青年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是网络圈层形成的技术根源; 资本对青年注意力的解蔽与争夺是网络圈层形成的资本根源。由于圈层的“巴尔干化”、内容生产的流量逻辑以及内部的互动仪式使价值引领面临传播困境、情感困境以及实践困境。为此, 需要精准把握圈层亚文化, 丰富价值引领话语体系; 需要净化网络圈层生态, 营造良好青年价值引领环境; 需要坚持科学传播与良性互动, 引导青年实现价值引领内容有效外化。

关键词

网络圈层, 价值引领, 青年

Predicaments and Solutions in Leading Values of Youth under the Vision of Network Circle

Rongyu He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y 14,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25, 2026

Abstract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intelligent algorithms have becom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giving rise to online circles bonded by shared interests and emotions, and making it a norm for youth to inhabit these spaces. As a sociocultural phenomenon within the algorithmic field, online circles possess distinctive formation mechanisms: real-worl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onstitutes

the social root of their formation; the decentralization and recentralization of youth on online platforms constitute the technical root; and capital's appropriation and contestation over youth attention constitute the capital root. Owing to the "Balkanization" of circles, the traffic-driven logic of content production, and internal interaction rituals, the guidance of values faces predicaments in communication, emotion, and practice.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circle sub-cultures so as to enrich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value guidance; to purify the ecosystem of network circles and foster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leading youth values; and to adhere to scientific in-culcation while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 thereby guiding young people to translate value guidance into concrete action.

Keywords

Network Circle, Value Guidance, You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智能算法在青年生活中的全面渗透，以往的信息环境和传播秩序发生了深刻改变，青年在网络中形成种类丰富的网络圈层。“圈层化”的信息传播格局导致青年价值引领面临着不同以往的风险。基于此，深入剖析算法推荐场域中青年“圈层化”交往的成因与特征，充分关照在此背景下对青年进行价值引领时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尝试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的应对策略，对于实现青年群体正确社会化和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网络圈层的成因

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呈现的“圈层化”现象，以智能算法对个体进行向量化操作实现的群体聚类为技术基底，体现了青年群体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现状。网络圈层的形成与发展是现实的社会分层、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资本对青年注意力的解蔽与争夺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呈现出复杂的逻辑机理。

2.1. 社会成圈：现实社会分层的网络映射

网络圈层作为青年在网络空间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青年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层级的一种虚拟再现。

其一，网络圈层现象的出现，其深层根源在于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分化。首先，在诸如经济条件、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模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由于个体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的不同，青年个体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其次，阶层结构的变迁与重组不仅加剧了数字鸿沟现象，还进一步引发不同阶层之间享有不均衡的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由于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青年个体在受教育机会、职业环境、生活模式及发展路径上存在显著的认知局限，这促使他们在网络平台上更倾向于在符合自身阶层利益的群体中进行聚集，并形成相对单一的发展取向。

其二，由于个体处在不同的阶层之中，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时产生的焦虑情绪构成了青年群体形成网络圈层的心理动因。优绩主义的盛行使成功被简化为职位等级、资产数额与社会身份等可以被计量的标准，家长、老师以及领导等青年身边的人利用这一标准对青年的日常行为、课业成绩乃至人生蓝图进

行一种清晰且单一的刚性规划。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青年的能力被“分数”、“绩效”等指标所量化,使得青年不得不面临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被迫进行“内卷”,从而陷入一种焦虑情绪之中。青年是一个依赖同伴的群体,他们需要通过交往表达情感、获取信息、确认自我,青年也是一个渴望表达的群体,然而现实空间并没有给予青年过多的公共表达机会[1]。在算法构筑的网络空间中,青年实现了角色的转换,摆脱了现实生活中功利性的交往,在圈层中与有着相似经历、相似境遇的成员进行交互,形成了一种满足自身情感需求的互动体验,对于个人的情绪舒缓、压力释放有一定益处,更易产生对圈层的依赖感和认同感。这种对群体认同的内在需求,不仅推动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圈层的构筑以及圈层内部的交流表达之中,也在无形中强化了对圈外观念及行为方式的疏离倾向,从而使基于阶层分化的圈层认同机制得到持续加强。

2.2. 技术划圈：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进程中的个体聚合

智能算法的应用虽然体现了鲜明的去中心化特色,个体并不需要依附于某个中心便能实现信息交互,但在将用户组织起来的形式上却体现了再中心化的力量。网络平台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解决了青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化与个体社会交往需要之间的困境,是青年形成网络圈层的技术根源。

其一,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个体化的程度,青年在网络上结成自己的社会关系几乎只是为了给自己助力,并不会像现实生活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一样限制自己。身处数智时代,青年群体并未放弃自身利益诉求,而是在积极争取个体价值实现的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将现实社会的交往活动在网络上延伸出相应的虚拟交往空间,实现自己对公共生活与集体联结的现实依赖,显现的是一种自我主义的个体化。

其二,互联网的再中心化满足了个体化青年的社交需要。网络圈层的形成依赖于媒介技术和话题事件,如果圈层成员能够通过网络技术和话题形成一种与社会结构情境关联耦合的互动模式,那么网络圈层的形成建立就会越容易成功,圈层的活跃程度就会越高、生产能力就越强[2]。平台利用推荐算法提供与青年生活相关的话题,青年在参与话题的讨论过程中与其他人产生显性或隐形的连接,在网络圈层中的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能动性,为青年能动性的释放提供了结构性的间隙空间。

2.3. 资本造圈：青年注意力的解蔽与争夺

面对外界的大量信息,个体仍能保持行为与思维的有条不紊,其关键在于人类大脑能够依据自身的需要,潜意识或者是有意识地筛选出对自己有价值的小部分信息,这种能力就是注意力。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资本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打造网络平台、发展平台经济。网络空间开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本质上是平台经济野蛮生长收割青年注意力的必然产物。

其一,青年作为“数字原住民”,其注意力被资本“解蔽”成注意力资源。资本与平台联手造圈开采注意力资源,成为一种被资本裹挟、拥有生产剩余价值潜质的特殊劳动范式。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是“集置”,“集置意味着那种摆置的聚集者,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当成持存物来解蔽。集置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3]技术的“集置”本质,即使是人也无法逃脱。在资本逻辑下支配的“注意力经济”,受资本权力裹挟和调配,以资本增殖为唯一旨趣,通过数字技术把人推向“集置”。比如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通过推荐算法将用户的注意力进行聚合与分配,实现了青年注意力与平台推荐内容的精确对接,大大降低了不同类型资本的周转速度。

其二,注意力是实现经济循环的前提,为了进行增殖,各类资本不得不在网络上争夺青年的注意力。在“流量为王”的理念下,资本通过构建自己的私域流量实现对青年注意力的捕获。所谓私域流量是指基于信任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封闭性流量池,是一种可以自主控制、免费推广、重复使用、直接触达用

户的渠道方式，也是互联网营销的重要工具[4]。另一方面，网络圈层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凝聚力和行动力成为资本视野下的强大消费潜力，圈层内部衍生的梗文化、创作内容、价值认同，在资本干预下被快速商品化。比如资本对圈内青年群体面临的生存困境进行分析，利用其焦虑、渴望认同等情感，通过制造特定的“数字景观”，把圈层内部的购买行为包装成满足情感的必需品或者群体身份的标志，从而诱导圈内成员进行消费。在这一以情感为纽带的交易过程里，资本实现增殖的同时，也反向固化了青年对圈内身份标签的依赖与认同。

3. 网络圈层视域下青年价值引领困境

青年因利益诉求、情感共振或兴趣图谱而在智能算法的作用下形成圈层，满足了原子化个体的精神交往需求。然而，青年圈层栖居由于圈层“巴尔干化”、圈层的流量逻辑以及圈层互动仪式导致价值引领在对青年进行引领时面临认知困境、情感困境与行为困境。

3.1. 网络圈层“巴尔干化”与价值引领的传播困境

随着智能算法的应用，网络空间中迅速增长出数量繁多、种类多元的网络圈层，呈现出“网络巴尔干化”现象，价值引领的传播场域被分割成为彼此隔绝的圈层孤岛，凝聚集体感官和情感的共鸣场被系统性压缩，使得青年在传播层面降低了对主流价值的触达和对话可能。

其一，圈层“巴尔干化”导致主流价值“能见度”降低。在传播学视域，“能见度”指的是一种可见性，是指被看见、被显示、被感知或获得注意力的程度[5]。主流价值的“能见度”则是指主流价值信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在网络空间中，受众注意力的投射方向与媒介的议题设置息息相关，拥有了议题设置的主导权就等于拥有了注意力博弈中的优势。在算法推荐场域下的网络圈层通过设置不同种类的圈层议题来瓜分个体的注意力。算法不断推送符合圈层品味的信息，社交媒体的互动设计不断强化圈层内部的归属感，成员在圈层内获得的信息和情感满足越多，跨圈层获取信息的意愿就越弱。对于价值引领而言，其设置的议题在“巴尔干化”的圈层传播结构中面临着传播阻断风险。

其二，圈层“巴尔干化”的话语体系区隔导致价值引领话语的编码-解码体系出现断裂。不同的圈层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些特有的圈层话语体系是稳定圈层化交往、建构起圈内同质性、固化圈层的排他性和异质性的方式[6]。然而，圈层之间的不同话语体系无疑加大了价值引领难度，难以通过一种不同圈群平等通用的话语体系实现价值信息的编码与传输。当价值引领的信息传播到圈层时，由于圈内话语体系与价值引领话语体系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价值信息难以在圈内实现正确解码。价值引领的话语编码-解码体系的断裂导致青年面临社会共识分化以及社会风气恶化风险。

3.2. 网络圈层的流量逻辑与价值引领的情感困境

数智时代，流量已经成为理解互联网商业、文化乃至社会运转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是网络社会得以运转的驱动力。互联网平台的算法倾向于将流量分配给能够引起人们情感共鸣，进而引发病毒式传播的内容[7]。霍克希尔德提出了“情感劳动”理论，并将情感描述为在特别注重人际交往的劳动场所或工作领域，员工需要调节丰富的情感、情绪来匹配组织规则，并使客户产生良好的服务感受[8]。圈层化的信息传播过程可以看作情感劳动在算法场域的表现形态，“圈内人”与“圈外人”在圈层中的情感表现直接关系到圈层的形成与发展。

其一，在平台资本的运作下，网络圈层的情感逐渐被商品化，价值引领面临情感共鸣困境。圈层内部互动被系统性地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商品，点赞、评论以及转发成为衡量情感价值的唯一尺度。这种情感商品化的过程，将算法场域中的网络圈层转化成一个按照流量规则运转的剧场。在这个剧场里，谁

能表演中最吸引眼球的情感,谁就能获得最大曝光,成员的情感表达日益成为一种“流量印象管理”以便获得最大化的互动数据。由于圈层中的内容更贴合青年的情感喜好,价值引领内容被隔绝在圈层之外,难以引起圈内成员情感共鸣。

其二,算法推荐逻辑导致网络空间中充满泛情感化内容,价值引领面临情感唤醒困境。泛情感化是指对于情感过于重视,好像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情感问题[9]。由于情感成为维系网络圈层的重要纽带,网络圈层产出了数量众多的情感内容,但是在流量逻辑下,这些内容大多是“短平快”的同质化与碎片化的内容。可是,长期沉浸在泛情感化的环境之中,青年的认知结构以及情感结构会发生改变,个体的理性能力开始衰退,对那些需要进行系统推理、充分运用逻辑推演能力的内容产生排异反应。在算法的作用下,青年早已习惯网络圈层内容的即时情感刺激,对需要耐心理解、用心体会的主流价值内容往往缺乏兴趣、理解困难,更甚者会出现情感极化现象,对主流价值进行攻击,主流价值希望唤起的情感在圈层化的情感环境下难以形成。

3.3. 网络圈层互动仪式与价值引领的实践困境

数智时代,算法将圈层成员聚集在同一内容下,形成一种虚拟的共同在场,这种在场不同于传统的面对面的情感传递,通过相应的媒介环境,互动的参与者同样可以在其中获得相应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圈内成员通过弹幕的同步刷屏、评论区的保持队形以及打榜的协同操作等节奏连带的反馈强化,最终将个体的零散情感转化为集体的持续能量,将普通的符号升华为群体的神圣图腾,使圈层成为了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动员力和再生产能力的行动共同体。然而,圈层互动仪式链的高效运转,在为价值传播提供潜在路径的同时,也因其自身的完整性与封闭性,使青年在价值引领下的社会实践面临困境。

其一,在时空层面,算法场域中网络圈层中的个体交互具有吉登斯所言的时空分离与“脱域”性质,青年难以动用自己的身体参与凝聚价值共识的社会实践。智能算法使青年对圈层信息的接触脱离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青年只要有意愿就随时可以参与到算法场域中圈层的互动,而价值实践需要青年在物理的场域中运用自己的身体。圈层仪式可以脱离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场域以“虚拟共同在场”的方式要求成员投入持续的身体实践,却需要动用真实的感官进行操劳,占据了个体的闲暇时间与身体精力,挤占价值引领所需的时间与体力储备。

其二,在示范层面,圈层仪式将集体情感凝聚为偶像、大神、名梗等圈层“神圣符号”,并围绕其形成独立的行为评价尺度与权威体系,导致青年效仿的方向从主流价值观树立的时代楷模、道德榜样,偏移至如何在圈内获得认可与声望,使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行为在圈层内部丧失了示范引领力。当青年的身体实践被圈层仪式所填满,当行动的热情被圈层情感能量持续满足,当效仿的对象被圈层权威所牢牢占据,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志愿服务以及社会奉献等具体行动,便在被替代与被挤占中失去了从理念转化为实践的基本条件。

4. 网络圈层视域下青年价值引领对策

算法场域中的网络圈层在短时间内成为当前社会青年进行交往的主要场所,给价值引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要克服圈层化现象中青年价值引领困境,必须考虑多维度、可实行的应对策略,推动网络空间中青年价值引领进行转型,提升价值引领力。

4.1. 精准把握圈层亚文化,构建价值引领与青年的有效对话机制

网络圈层作为青年之间的情感交流场所,其背后反映的是青年在当前社会下的思想文化状况。网络圈层是顺应时代潮流诞生的一种交流方式,其本质是在以信息技术为底色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下诞生的,

这也就意味着对青年进行价值引领，不能去抵触甚至抑制圈层现象的出现，相反，需要引领者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主动地进入圈层，精准把握圈层内部的亚文化，并以此来实现主流价值话语体系的不断丰富，用青年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来进行价值引领。

其一，对青年进行价值引领需要对圈层亚文化内容进行精准把握。网络圈层的出现固然对青年进行价值引领提出挑战，但是在身体缺场的圈群之中进行交流，现实之中的地位、身份等差异被隐藏起来，青年会自觉放下心理防备，主动向外界显示出自己的精神困境，将内心的真实需求显露出来，这无疑为主流价值进行引领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果不能及时对青年进行引导，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就会趁虚而入，增大了构建青年价值引领过程中的有效对话机制的难度。对于引领者而言，只有深入网络圈层，才能了解青年的精神风貌，感受圈群亚文化折射出的青年的个性化需求。积极进入网络圈层之中不仅利于研判圈群舆论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避免圈层舆论极化，还能够及时评估价值引领效果，促使价值引领者不断改善引领过程中的对话机制来适应圈层青年的实际思想状况。

其二，对青年价值引领需要熟悉表达圈层亚文化的话语。在不同的圈层之中，由于青年讨论的话题不同，会形成风格迥异的圈群话语体系。只有在圈层之中，通过观察或者直接参与青年之间的个性化社会交往方式，才能了解圈群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明晰圈层之中的热词、热梗的由来，把握青年思想的动态变换。使用青年善于接受的话语进行对话，能够让青年感受到价值引领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够缓解自身面临的精神困境，这不仅赋予价值引领鲜活的动能，还可以拉近价值引领过程与青年之间的距离，在一种轻松活泼的氛围之下实现主流价值对青年的涵养，使青年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符合价值引领要求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4.2. 净化圈层生态，营造良好价值引领环境

算法场域中净化网络圈层生态是实现青年价值引领的前提。我国的平台经济的政策导向与发展模式也在经历深刻调整，逐渐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遏制不良信息的网络圈层传播，在制度层面开展网络圈层生态的净化，为青年构建正确价值观念营造良好环境。

其一，国家需要不断完善关于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的法律，明确网络空间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利用法律对网络圈层生态中结成的社会关系进行调节。不同的个体在网络空间中享有不同的权利，但是却并未形成与之匹配的责任，只有通过法律划定红线，明确政府、平台以及用户在网络空间中所拥有的权利与责任，实现网络交往过程中的权责统一，才能营造健康的网络生态，为网络圈层生态中的青年价值引领提供基本条件。

其二，需要政府强化监督预警机制，形成从事后惩戒转向事前合规引导、事中常态化监管、事后依法惩戒的全链条模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平台进行监管，实现对网络圈层生态中的舆情进行监控。政府应在网络空间中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作用，防止资本通过流量对用户的注意力进行过度操纵，避免不良信息泛滥，促进流量向善，形成有序的舆论格局。此外，需要将网络圈层生态治理纳入常态化工作，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实现对圈层生态的精准治理，形成一套关于网络圈层生态治理的闭环机制，防止突发舆情状况下一些不良圈层的出现。

4.3. 坚持科学传播与良性互动，引导青年实现价值引领内容的有效外化

数智时代，对青年进行价值引领需要把青年放在平等地位上进行理论宣传，需要充分发挥青年的主体能动性实现价值引领内容的有效外化。因此，优化网络圈层中的青年价值引领效果，必须要坚持平等对话的原则，要在当前的网络空间中坚持价值引领内容的科学传播以及价值引领过程中与青年的良性互动，进而使青年能够在“圈层化”交往过程自觉实现价值引领内容的有效外化。

其一，在网络空间中构建行之有效的价值引领仪式，在促进青年群体进行思想情感交流互动中，实现价值共识的有效凝结。数智时代，通过智能算法，针对不同的网络圈层构建不同的价值引领仪式，实现价值引领的感性与理性的弥合，在传递价值观念、强化思想认同的同时能够实现情感共鸣、增强情感联结，促进青年践行价值引领内容的自觉性。

其二，发挥价值议题设置功能，实现青年与价值引领话题的有效互动。在算法场域中，虽然不能控制青年群体的内心想法，但可以通过议题设置将青年注意力导向价值引领议题。现代科学的传播，需要贯彻平等交往、积极互动的理念，推动受众平等参与互动以实现价值认同[10]。因而在网络圈层中进行价值引领，可以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对圈层成员思想状态、行为特征以及情感变化进行分析，并借助网络媒体的参与性和及时性围绕圈层讨论的热点精准设置主导性议题，将主流价值与青年的兴趣点、关注点连接起来，吸引青年群体互动，使青年能够在算法场域中有效践行价值引领内容，实现圈层内外的价值引领内容的有效外化。

参考文献

- [1] 葛彬超, 孟伏琴. 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6): 107-113.
- [2] 杨江华, 陈玲. 网络社群的形成与发展演化机制研究: 基于“帝吧”的发展史考察[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3): 127-150.
- [3] (德)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9.
- [4] 薛可, 余明阳. 私域流量的生成、价值及运营[J]. 人民论坛, 2022(11): 114-116.
- [5] 张林. 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遮蔽与突围[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3, 44(4): 52-60.
- [6] 陈帅. 论当代青年的圈层认同感的话语建构[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11): 80-86.
- [7] 张志安, 冉桢. 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J]. 新闻与写作, 2020(3): 66-74.
- [8] 蒋红群. 直播劳动的出场、本质与特性——基于政治经济学的阐释[J]. 理论月刊, 2025(5): 79-90, 159.
- [9] 路杨, 邓瑗, 罗雅琳, 等. 情感的历史与性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情感研究的对话[J]. 文艺研究, 2024(3): 93-108.
- [10] 杨美新, 郭燕萍. 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价值、藩篱与实现路径[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4(6): 154-161.